



## 加拿大多伦多千人集会游行 政要支持法轮功

【明慧网】二零一二年八月二十六日，来自加拿大各地和美国部份城市的法轮功学员和多伦多民众一千多人在多伦多的皇后街公园举行了大型的集体炼功、集会及游行，庆祝法轮功使民众身心受益，并揭露中共对法轮功持续了十三年的迫害。多位政要到场支持法轮功，并赞真、善、忍好。

安省培训、大学及学院厅厅长莫雷(Glen Murray)

对这么多人参加集会感到高兴和鼓舞。他说：“今天我们做的事，在中国不能做，因为那里没有表达自由、集会自由及言论自由。”

莫雷称：“不管在加拿大还是在世界其它地方，我们有责任互相支持，反对迫害及压制。”他说，反迫害的最好方法，就是象你们今天做的这样，向社会曝光迫害，为那些不能说话的人发声。◇

### 是自焚还是演戏？

【明慧网】说自焚是骗局，有些人心理接受不了，认为政府、公安怎么会干栽赃陷害的事。但是看看央视放的“天安门自焚”镜头，“自焚者”王进东两腿间放着的雪碧瓶（右图红色圈所示），显示出完好不变形。



汽油火的温度很高，可以迅速达到四百一十度以上，但满身浇汽油的王进东耳朵没烧坏，头发大部分完好，在高温气体中连声带都没烧伤，还能喊口号。谁不知道让开水烫一下还要起泡，疼痛难忍，可王进东坐在那里却稳如泰山。

再看站在王进东身边的警察更刻意等他喊完口号，才把灭火毯盖在他的头上，丝毫看不出救人的急迫性。

在户外采访声音效果差，为了保持录音效果，往往把话筒尽量靠近被采访者。王进东在电视里清晰洪亮的口号声恰恰证明摄影师离他很近。突发事件中能有这么及时、近距离的拍摄吗？这是自焚还是演戏？◇

### 芬兰法轮功学员社区讲真相

【明慧网】二零一二年八月十一日，芬兰法轮功学员来到赫尔辛基的海滨公园，介绍法轮功和揭露中共对法轮功长达十三年的残酷迫害。

横幅和展板还没有摆好，有人就主动来签名表示支持法轮功。很多路人与游客陆续从展位经路过，停下脚步来观看法轮功学员演示功法，阅读介绍法轮大法在世界弘传以及揭露迫害真相的图板。

有的中国游客从这里经过，停下脚步认真看展板并听法轮功学员讲真相，当学员给他们资料和光盘时，很多中国人都很高兴地接了过去，有的拿着真相报说会好好了解的，有的说这些在中国是看不到的，对法轮功学员表示感谢。很多人都签名表示支持法轮功。

八月十九日，法轮功学员参加了赫尔辛基的马尔密卡坦(Malmikartanon)社区活动。在欧洲，社区活动是人们互相之间人文交流的重要场所，很多人都义务服务于社区。活动中，法轮功学员表演了功法。从展位经过的人都很主动来拿真相资料。◇

## 辽宁十六岁少年被警察拘禁、逼供经历（一）

【明慧网】我叫胡轩铭，今年十六岁，家住辽宁省东港市内。我妈是东港市法轮功学员刘品彤。

七月二十七日，丹东振兴区法院非法庭审我妈妈。警察以我的名义伪造假口供陷害我妈妈。丹东振兴区公检法机构要用这些假口供给我妈妈非法判刑。

为了澄清事实，我把办案单位的恶警对我非法诱供、逼供、伪造假口供迫害我妈的犯罪事实，和我在法轮功学员张静家亲眼目睹的一切写出来，让世人了解我妈与其他法轮功学员遭受的无辜迫害，看看中共警察是多么的流氓邪恶！

### 被非法拘禁、逼供的经历

二零一二年三月三日星期六，午饭后，妈妈告诉我说她要出门，我嘱咐妈妈早点回来。可是我一直等到第二天天亮，也不见妈妈回来。我决定找亲戚帮我想办法。刚出我家小区，一辆摩托车停在我身边，骑车的陌生男子问我：“你是刘品彤的儿子吧？你妈被警察绑架了。”他又说：“和你妈在一起的人，有一个姓张的妇女跑出来了。”我急问：“那你知道是谁吗？”他说：“听说是张静。”我按照他的指点，直到快十一点时，才找到张静家。

张静家在四楼，门是虚掩的，我轻轻敲了两下门进去，当时张静家有她的老父亲和儿子，还有一群人在忙活，一穿黑衣的中年男人迎上来问我：“你找谁啊？”我问：“张姨在家吗？”他问：“你找张静干什么？”我感觉这个男人很不善，不知他是谁，所以就不想跟他讲真话，编了一句：“我妈叫我来她家拿菜。”黑衣男人诡秘的一笑，把我推进屋里，关上了门，然后反复问我叫什么名字，我说：“我又没犯法，你问我名字干什么？我不告诉你。我要回家！”这便衣说：“那我们就去你家，一起等你妈回来！”说完，他指挥那两个穿绿警服的警察过来监视我。警察问张静的父亲和儿子认不认识我，他俩都

说不认识。接着，又陆陆续续的来了几个警察，他们进屋里就到处乱翻。几个警察强迫张静的父亲配合他们写伪造的假口供，老人不想写，可是害怕，只好顺从他们。

做完假口供后，警察又强迫张静的父亲和儿子配合拍摄假现场。我在厅里坐着看着，恶警把被他们抄家翻得乱七八糟的东西又都给放回原处，然后几个警察出去，命令张静的老父亲和儿子从里屋出来站在门口，刚才出去的那几个警察开始敲门，里面的警察让老人开门，为首的一警察向老人敬一礼，双手将证件递给老人，面带笑容地说：“大爷，我们是某某公安部门的，这是我的证件……”另一警察扛着一个小型摄像机，将这一过程拍下来。

不一会儿，外面又进来一个穿武警服的警察，到我面前用套近乎的口气问我：“小伙叫什么名啊？”我回答：“不告诉你！”这人立即露出凶相，指着我问：“不告诉我？我可以告诉你，我叫某某，你到东港这一片打听打听，就算是那些黑社会的老大也得敬我三分啊！你以你是谁啊，敢跟我这样说话？”他又威胁我说：“你现在不说不要紧，等给你送到一个地方，你就会说了！”说完，便扬长而去。

我被警察命令呆在小厅里一步不许动。我着急打听妈妈的消息，心里有说不出的难受、害怕，加上一宿没睡，两、三顿没吃饭，心里又急又烦、又慌又怕，身体不住地颤抖。我要上厕所，刚把门关上，一警察就过来把门给拽开了，要我当他们的面上厕所。我感到我的人格受到了极大的侮辱！我问那些警察：“你们为什么把我拘禁在这里？”警察回答：“又不是我们抓你来的，是你自己送上门的。”我说：“既然是这样，那你们怎么不让我回家？”他们谁都不说话了。又过了些时候，警察把我的班主任老师和她丈夫一起找来了，他们要借老师来给我施加压力，强迫我配合他们伪造假口供，开始我说不知

道，我确实什么都不知道，但警察不放过我，非要我选一个答案，在警察威胁下，我因害怕，被迫按照他们的虚设选择回答（内容是我到张静家来拿菜，以前我什么时候来过、我妈什么时候带我来过等，这些都不是真的。）

所谓口供做完后，警察要我和老师签字按手印时说：“你所说的一切都必须属实，否则将负刑事责任。”我一听这话就急了：明明是被你们所逼的，你们心里明白都是假的，当然不属实了。我接过警察写的三张口供一看，在第一页开头写着：“如果有不知道或不清楚的问题，可以选择拒绝回答。”

我质问他们：“你在提问我之前，怎么没告诉我还可以拒绝回答啊！”写口供笔录的警察得意地说：“我告诉你了，是你没听到。”我说：“那我不签！”他们说：“怎么？你的意思是想重做一遍口供啊？”

当时我实在急于脱身，于是就极不情愿地在那份假口供上稀里糊涂的签了字，按了手印。后来他们就用这份虚假不实的口供作为迫害我妈和其他人的证据，真是流氓至极！

警察得到假口供后，便同意班主任带我下楼。警察对老师说：“以后有什么情况，我们还要经常与你联系。”一听这话，我立刻明白了，他们还是没有放过我。所以我决定不能再去上学了。我骑车刚上大道，回头一看，那辆公安局的面包车就紧紧的跟在我的身后。

为此我没敢直接回家，而是进了附近的一个小区里。当时天下着小雨，我被他们逼得在雨中转悠了很长时间，好不容易找到了小区内一个隐蔽的后门，从后门出来上了大道后才敢往我家的方向走。

回到家，我把课本、衣服等东西收拾好，准备先离开这里一段时间。刚走出小区大门，就看见一辆警车在我身后倒车，我撒腿就跑，书包很重，压得我都喘不上气来，好不容易到了马路上，正好身边停下一辆出租车，我急忙钻进车里走了。（未完，待续）